

一个香港男孩与内地打工妹的生死绝恋

邻近香港的一小餐馆里，漂亮的打工妹被一个自称是“记者”的多情男孩看上了。他们经历了很多曲折，爱你死我活。孰料，一天，女孩突然不辞而别，如同蒸发。等男孩费尽周折千里迢迢追到她的老家时，她已经骨瘦形消地躺在医院病床上了。面对血癌，男孩会是怎样的一种态度？他会不会像有人预料的那样，游戏一场撒手不管……

小餐馆里“记者”找她当“点菜师”

2000年9月中旬，湖北石首市新厂镇三元沟村21岁的女孩夏光勤，因家境贫寒，高中未读完，便跑到深圳罗湖桥头一家湘菜馆打工当服务员。她人如其名，手脚勤快，每天总是笑吟吟地对待每一位顾客，很得老板的赏识。

餐馆由于地段靠近香港，常常有许多香港客人前来用餐。这年年底一天晚上，来了一位20多岁年轻英俊的顾客，夏光勤迎上去，热情地帮他点菜。小伙子有点纳闷，问：“一般服务生都希望客人点最贵的菜，你咋这样推荐？”夏光勤嫣然一笑：“因为你是一个人来品尝风味的，又不是来摆排场的呀。”男青年连连点头。自此以后，小伙子成了老主顾，每次都要夏光勤当“点菜师”。

一次，他用完餐后摸摸衣袋说，自己忘带钱了，问她能不能帮忙垫上？夏光勤笑吟吟地说可以呀。隔天，男青年来还钱，还要给小费，夏光勤拒绝了。双方有了闲聊的理由，对方称他是广东揭阳市人，叫吴少荣，今年24岁，大学毕业后在深圳《晶报》当记者。这个晚上，两个年轻人谈得很是投缘。吴少荣爽朗一笑问：“你对我的印象如何？”夏光勤敏感地一低头：“……差不多吧。”吴少荣不满意的这种回答，紧追不舍道：“我需要的是你真实的评价。”“那……我认为你热情正直……”吴少

荣一下跳了起来，说我遇到知音了！

七夕节那天牵手才知相知难

夏光勤凭着少女的敏感，哪里不知道吴少荣的醉翁之意。她对他也很有好感。接下来，两人约会不断，很快就到了2001年七夕节。那天晚上，吴少荣耐心地等了3个小时，直到餐馆打烊了才接到夏光勤。坐进的士，他轻声耳语道：“我俩能牵手吗？”夏光勤觉得两人悬殊并不太大。虽然他当记者，大学毕业，可跟自己一样也是个“农村来的打工仔”。于是，她大胆地将手放进他的掌心。

小姐妹们提醒夏光勤：“他并不一定是揭阳人。”那个小姐妹有根有据地说：“半个月前，我在罗湖海关接我表哥，见吴少荣从香港那边急急地赶过来。”夏光勤起了疑心，聪明的心心生一计，就与吴少荣约周末去欢乐谷玩。那天，她特地请了假，晚上6点到不了，就赶到罗湖口岸。在人头攒动过关的人流中，她果然发现了吴少荣的身影。

这个晚上，吴少荣来到夏光勤住的地方，再三解释。吴少荣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情况，他正是香港居民。“那你为什么骗我说是揭阳人呢？”吴少荣苦着脸说，我怕说出真实身份你会离开我。“我本来准备当我俩的爱情成熟了再说破真情的，哪知你这么性急。”

吴少荣坦白身世背景，他父亲在九龙捕鱼兼做海产品生意，家庭经济状况还算可以。他本人大学食品专业毕业后在九龙一家糕点店当糕点师，月收入一万多港元。得知这些情况时，夏光勤头脑热烘烘的，只晓得抿嘴傻笑：“原来你还是位富有的港仔呢。”

红颜成枯槁 考验一个男人的爱情

在香港，吴少荣也曾相过几个姑娘，一个个势利得怕人，哪有夏光勤

清纯甜美。所以，在与夏光勤正式约会后不久，他便给父母说他有女朋友了。不等他把夏光勤的情况说完，父亲一拍桌子：“把她当儿媳娶到家里，万万不行！”

这年11月上旬的一天，夏光勤一早起来，发现牙龈大出血。老板敦促她去看医生，谁知竟被血常规检查查出白细胞不到正常人的四分之一。

半个月后，夏光勤彻底消失了。吴少荣打她的手机，关机；他跑到小酒楼，老板说她已经辞职走人了，去向不明。吴少荣急得团团转，还在《晶报》上登了个寻人启事；终于从夏光勤的一个小姐妹那了解到了真实情况。原来她已经回到老家，在荆州市中心医院被检查出了粒细胞白血病，即血癌，已经住院。吴少荣，马上日夜兼程赶到荆州，这时的夏光勤脸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，往日青春靓丽的形象已经骨瘦形消。

猛地见到倾心相爱的恋人，夏光勤眼眸蓦地闪射出明亮的光，但只一瞬间就熄灭了。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她翻身面对墙壁。“你躲我干吗？”“我不想与你交往下去了。你难道不知道我得了不治之症吗？”“知道。既然遇到灾难，两人扛总比一个人扛有力量吧？”

治病耗百万 牵手容易不放手

吴少荣要将夏光勤接到深圳最好的医院去治病，夏光勤拗不过，重又回到了深圳。吴少荣将积蓄的40多万港币全砸进了医院，他想妈妈心好，就躲着爸爸找妈妈要钱。

妈妈一通训斥：“我是怕你们父子俩闹腾起来。年轻人嘛，逢场作戏在情理之中，你别当了真！”妈妈接着承认她是与夏光勤见过面，却可是让她识点趣，“一个农村打工妹怎么能进我们家，别异想天开了。”还说如果夏光勤听话，可以得到一笔钱作为补偿。“那个死丫

头倔得要命，拒绝我的钱，发誓说再不与你来往了。你怎么还死心塌地要趟那个地雷阵呢？”

原来如此！吴少荣气得浑身发抖，他一怒离家，向老板请了假，十万火急地赶回夏光勤身边，一把握住恋人冰凉的手说：“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与你生死相伴。”

接着，吴少荣找朋友借了40多万送到医院。这时，他白天赶到香港上班挣钱，晚上就赶过来守护在她的身边。他经常给她讲开心的事，逗她一笑。这样医治了半年多，虽然做过骨髓移植，不断地化疗，夏光勤的病却并不见好转，而吴少荣还在不断砸钱。

流泪的红嫁衣 魂赴天国今生无憾

时间进入到2005年，春节前一天，守护在病房的吴少荣给夏光勤读报纸，当读到一条标题叫《宝安区妇联将举办新人集体婚礼》时就不读了，怕刺激了她。夏光勤果然长叹一声：“我俩，此生恐怕难得举行婚礼了！”吴少荣心里一动，人生一个重大决定顷刻形成！

情人节那天，吴少荣捧着99朵红玫瑰来了，郑重求婚：“勤，答应嫁给我吧！”夏光勤一阵开心过后，伤感地说：“我已变成秃子了，丑得像个老巫婆，你不嫌弃？”吴少荣真诚地说：“你在我心目中，永远都是最美丽的！”同病房的，都为这对生死恋人感动得落泪。夏光勤的父母一再劝阻，吴少荣还是那句话：“如果光勤觉得我不配她，我才可以收回我的意愿。”

吴少荣的父母在得知儿子的“荒唐打算”后，亲自跑到深圳来，将儿子拖出病房：“你神经了？与一个活死人结婚，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！”“爸，妈，就是火坑我也要跳，否则我的灵魂来世也不得安宁！”

2005年8月上旬，病情没什么好

转的夏光勤在吴少荣的陪伴下，回到了农村老家。8日，吴少荣用随身携带来的身份证，与夏光勤领了大红的结婚证，并很快举行了俭朴的婚礼。婚后吴少荣继续为医治夏光勤的病奔波着。他又找朋友借了20多万，把爱妻送到武汉的医院，盼望奇迹出现。

为了挣钱，吴少荣回到香港。那些日子，他省吃俭用，克扣自己，虽然很累很苦，但他的心灵感到很踏实。父母见儿子花了100万元，落魄到这种地步，又气又疼，骂他“中邪了”。随后又托人捎话给他，说如果认错，还可以让他这个儿子，条件是必须了断婚事。吴少荣叹口气说：“我怎么不想回到父母身边？但他们的条件我难以接受！”

很快，吴少荣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。他悄悄地哭了好几次……

2007年8月，吴少荣在电话里得知妻子病情加重了，便又一次向糕点店老板请假。老板不再容忍他老请长假，吴少荣毅然辞职。

吴少荣风尘仆仆地赶到夏光勤的身边时，爱妻已命悬一线。吴少荣知道妻子来日不多了，就整日整夜地守候在她身边，衣不解带地不离半步。每当她昏迷过去，他就狂吻着她的额头，热泪迸溅：“勤，勤！你怎么啦？你不能扔下我不管哪！”无奈夏光勤的生命已走到尽头，无法回天！

8月31日，夏光勤静静地躺在丈夫怀里魂赴天国。吴少荣经常在妻子坟头一坐就是半天，不停地自责：“勤，我没本事啊……”9月5日，他给妻子坟头立了一块石碑，包了一抔黄土放人怀中，离开石首回香港去了。“勤，我会时常来看望你的，今生我们无法做长久夫妻，来世我俩一定再续前缘！”

文/石穆海、李位华

<版权所有 转载必究 严禁上网>

死亡时间表

文/魏晓霞 插图/毓安

杨先生又转回来递了一张名片给她：“如果有事需要我，就打这个电话。”李慧不接，杨先生手一松，任由那张小纸片飘落到了房间里的地板上。门在他的身后重重地关上了。

李慧一脚把那张名片踢到角落里去。

“李慧，你为什么赶杨先生走？我还要坐他的车回去呢！你怎么赶他走了？”张丽丽说着半醉半醒的活话，她看也不看李慧，自顾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。

李慧松了一口气，走进了卫生间，她要好好洗一个澡，再好好想一想，明天早晨丽丽酒醒之后，该怎样对她讲？

屋子里有点儿冷，水却有点儿热，李慧坐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，泡了一会儿，就觉得昏昏欲睡。她太累了，这么多天没有好好洗过一个澡，前些天怕伤口化脓，总是冲一下了事。像今天这样，有一个人陪着她在这套房子里过夜，使她觉得心里踏实多了。

不知不觉，她就进入了梦乡。

她梦见自己在床上躺着，什么也没穿，什么也没盖，就像她在夏天的晚上经常一个人裸睡时那样。

突然，房间里有一人影子渐渐靠近了她。那个人影似有似无，像一团雾一样，飘着飘到她的床头，然后停住了，看着她的裸体，一声不吭。

“谁呀？”她觉得浑身发麻，吓得大叫一声，那个人影子就一下子不见了。当她翻身爬起来想找东西盖住自己的时候，发现衣服、被子，什么东西都不见了。她明明记得刚才那些东西还都在床上的。

李慧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发现自己做了一个短暂的梦。她看到卫生间的门开着一道缝儿，门还在微微地动着，好像什么人刚刚闪身出去的样子。可是因为有蒸汽，她不能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不是真实的。

张丽丽进来过么？

“丽丽！丽丽！”她叫了几声，外面一点儿声音都没有。李慧看着自己胳膊上的鸡皮疙瘩密密麻麻地长出来了。

李慧从卫生间走出来的时候，吓了一跳！

昏暗的灯光下，张丽丽正在沙发上端坐着。她脸上的潮红已经退去，衣服也很整齐，头发一丝不乱，看上去，端庄而冷漠。

“你怎么还没睡？”张丽丽的声音听上去好像不是她自己的，一点儿感情色彩都没有，好像一个机器人发出来的，听着令人毛骨悚然。

“丽丽，你是不是想洗澡？”李慧镇定了一下，走过去，看了看她，觉得今晚张丽丽有点儿怪怪的。

“今晚跟杨先生谈得不开心么？”她想，张丽丽在外面一定是玩得不愉快。

张丽丽好像听不到她的话，只是用眼睛盯着李慧的身体，从上到下地打量个没完。

“那个姓杨的，人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张丽丽突然反问道。

“我？我……不了解他。”

“真的么？你们不是在酒店里睡过了么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李慧心惊肉跳地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

“别紧张，我猜的，哈哈……”张丽丽歇斯底里地笑起来，看她现在那样子又好像还没有醒酒。

李慧被她那不自然的笑声震得心头乱颤，她连忙去拉张丽丽：“来吧，先洗澡，然后好好睡一觉，今晚你太累了。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。”

张丽丽站起来，径直走到卫生间里去了。她听到里面哗哗的水声，想着张丽丽反常的表现，不由得心头惴惴地，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。

这一夜，李慧和张丽丽都在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可是两人却谁也没有主动跟对方讲话。

李慧对张丽丽今晚的反常感到十分理解，一个到了如此年龄的女人，还在强颜欢笑地跟一个几乎阅尽天下女色的男人玩“恋爱”游戏，实在是太为她了，她怎么能不心烦？

还有，也许杨先生跟张丽丽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。李慧决定等张丽丽情绪稳定一些以后，再跟她好好谈谈。

她听到沙发上的张丽丽也在辗转反侧，可是她不去揭穿她的心事，只尽量装作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起床时，她们发现自己的眼圈都是黑黑的，两个人心事重重，一路无话地到了单位。

14 下坡

“猜猜看，今天将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灾难临头？”

当连续几天看到这个一成不变的提示，又连续两天没发生什么严重事件之后，李慧渐渐感觉到了阴谋策划者的黔驴技穷。

看来，大墩儿已经对他的计划产生了动摇，他在给她一个喘息的机会，也在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台阶。

大墩儿的妻子至今还没有到医院来体检，可是李慧觉得她不会来了，大墩儿一定把产前保健的地点转移到别的医院去了。

现在，她只能依靠电子邮件了解他的动向。但是邮件的内容还是说十天之内将要如何如何。已经过去了七八天了，除了那天晚上在酒店里受的惊吓和张丽丽酒后的反常举动之外，李慧基本上每天可以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。只是下了班回到家里还是提心吊胆。

张丽丽最近忙得不再来陪她，她好像正在跟杨先生密切来往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为了安全，李慧上下班时不再搭公共汽车而改乘出租车，每次一坐进车里，都要牢牢锁好车门，眼睛一眨也不敢眨，一路上警觉地盯着车门外头的动静。

也许是这些天来的经历使她得到了锻炼，李慧的情绪渐渐平稳，这两天居然还做了两例手术，而且效果很好。

陈主任忧心忡忡的脸上终于又露出了欣慰，每天上班后、下班前，他都要驼着背，特地赶到李慧办公室来转一下，看看她，关切地问候几句。

这一天，一个患者又狠狠地刺激了李慧一下。

那个患者得了子宫癌，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了，可她才三十岁！女人身上的性别特征最容易得这种不治之症，子宫、卵巢、乳腺，一不小心就会致命。